

## 頂洲老國醫劉漢博先生



「醫好一個人，那種感覺，真爽！」，這是頂洲老國醫劉漢博先生，行醫四十多年，為人把脈看診，所累積的心聲與情懷。

偏遠的頂洲部落，沒有匆忙的車馬喧騰，沒有閃晃的霓虹粉黛，彷彿遺世的桃花源地，靜吟純樸的鄉音，在紛擾的現代軌跡，獨享悠遊自在的生活。

漢博先生，沉浸於如此恬淡的世界，甘於樂天知命的歸趨，廝守他醫藥的鑽研，咀飲他仁心仁術的國度，從黑髮到白首，甘之如飴，加惠患者，也豐富自己。

漢博先生這條濟世的路，並非一帆風順，而是充滿坎坷與掙扎。在他十四歲時，因姑媽沒有生子嗣，於是過繼給姑丈作義子，姑丈研究中藥與拳腳功夫，所以漢博先生在小小的年紀，就離開父母，與養父母前往玉井山區，展開他一生研究草藥與行醫濟世的旅程。



◆漢博先生的診所，座落在頂洲街道旁，經常門庭若市



◆診所的藥品由媳婦負責掌理

「我的契父，身懷各種絕技，舉凡外功、輕功、藥草配方，都相當有成就，我一個小孩子，初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剛開始也會想家，但一想到要學習藥草救

人，就不敢偷懶，從打雜、撿藥草、磨藥粉做起，雖然真甘苦，但是我很認真在學習，遇有重要的地方，我都會記錄下來」。

過去的往事，激起了漢博先生年少的回憶，原本慈祥的眼神，也道出了他當年離家背井，遠隔親人的弄化，在荒郊的山區，開墾他執著的醫藥之夢，蒼蒼浮雲，悠悠歲月，而今，漢博先生的專業依然精深，在他清醒的頭腦裡，恆仍蘊藏無限的智慧與愛心。

漢博先生十八歲時，養父過世，民國四十四年，他帶著悲傷的心情下山，在山區四年的埋首研究，漢博先生已得到養父的真傳，回到熟悉的頂洲老家後，開始他懸壺濟世的一生。漢博先生對婦科、傷科、骨科下過深功夫，所有的配方均採用中藥，未曾參雜西藥，因此深得患者口碑與信賴。



◆診所內掛了許多獎狀與感謝狀，均是對漢博先生的推崇與感謝

十幾年前，麻豆有一婦女，已生三胎女兒，夫妻一直想生個男孩，在婦女懷第四胎時，到醫院檢查，驗明是男孩，夫妻二人非常高興，然天不從人願，婦女在懷孕初期，醫師告知有明顯的流產現象，胎兒恐怕不保，夫妻二人非常傷心，在經由旁人指點，來讓漢博先生診療，在長達三至四個月的保胎照顧，男嬰平安順利地生下來，這對夫妻為感謝漢博先生的恩德，男嬰至今皆稱呼漢博先生為「阿公」。

頂洲有一患者，經切片檢驗，證實罹患肺癌初期，不抱著絲毫的希望，來到漢博先生診所醫治，經由漢博先生悉心的把脈診治，用一百零八種草藥，浸泡童子尿，一連七十天，再日曬漂露三個月之後，將配方打成粉末，與中藥混合，總共吃了四斤的藥粉，竟然痊癒了，自此漢博先生名聲遠播，仁心仁術近悅遠來。

漢博先生娓娓道來走過的點滴與欣慰，平緩的語調，詳和的註解，一如他和藹可親的風範，精深而恬然。誠如他老人家所說的：「吃我的藥，我的心就在病人的家」。



◆漢博先生對病患，永遠流露一顆呵護與同理心的關懷

現今的漢博先生，醫藥事業已經有了傳人，大兒子原本結構土木技師，享

有高薪的待遇，然受漢博先生之薰陶，而後考上中醫師，今在蘆洲開業。小兒子士綜醫師從小在熟悉的環境下，也培養了對中醫的興趣，自從中醫師特考通過後，即在中國醫藥學院接受專業的訓練與外面醫院的實習，等到理論與實際有了驗證，經過各種臨床研究後，漢博先生才讓他回來頂洲開業。

虎父無犬子，漢博先生的醫術，在二位兒子醫師的發揚之下，更顯現出他的不凡與獨特，每日門庭若市的人群，有慕名而來，有見證功效而來，漢博先生現在除了幫忙媳婦包藥外，已是一身清閒，與客人聊天，或與老伴巡視漁塭與田野，二老情深，安享晚年。



◆診所看診已由次子劉士綜醫師負責，依然可見漢博先生仁心仁術的德風

然而，在現今的中醫界裡，漢博先生也有他的感嘆，「沒有藥材，卻說有」，「明知會傷人體的藥，違背良心，而大量的使用」，「為了賺錢，不擇手段，喪盡醫德」，漢博先生的慨嘆，在他深邃的眼神裡，有著無限的憂思。

自幼貧窮的漢博先生，深深了解痛苦無助的茫然，他的父親曾向他說：「吃三年的番薯葉，吃到牙齒變黑，當吃番薯簽時，好像吃到仙桃一般。」因此他曾向太太說：「要好好打拼，不要一連好幾代都窮。」然而在窮困的日子裡，也因此培養他不屈與廉潔的個性。他有一句名言：「橫草無拈(ni)，直草無捻(liam)」，意思是說不要向人欺占或損傷別人。



◆漢博先生伉儷，老來相伴，鶼鶼情深

「咱作醫生人，病人的痛苦就是咱的痛苦。咱的心情隨著病人的病情而起伏。等病人輕鬆，咱作醫生人就會跟著輕鬆。」沒有讀過多少書的漢博先生，卻能將醫世濟人的真諦，在自我的專業領域中，真情地流露出來，不啻是汲汲於名利之現代人的暮鼓晨鐘。

辭別了漢博先生，一襲瘦小的身軀，斑白的平頭，屋簷下，揮著手，仁者的容顏，恰如頂洲的春風，安詳而自得。